

一生对三件事充满热情: 科学、教育和妇女进步

# 普林斯顿首任女校长蒂尔曼

## 科研“腹中之火”

60岁的蒂尔曼出生于加拿大一个普通家庭。父亲是一名银行家,特别抵制那些所谓“女性职业”、“男性职业”的说法,母亲是家庭妇女。家庭教育使蒂尔曼从小就树立起很强的自信心,“当我要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时,我就感觉信心十足”。

蒂尔曼在宾夕法尼亚坦普尔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,两年后成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博士后。在导师莱德的鼓励和帮助下,蒂尔曼参与哺乳动物基因克隆实验,最终和同事们取得世界第一例哺乳动物基因克隆实验的成功。

蒂尔曼并非一帆风顺。当两个孩子分别只有2岁和6个月大时,她遭遇婚姻变故。既要照顾年幼的孩子,还要继续科学研究,蒂尔曼只能更有效地利用时间,提高效率。她说:“除了家庭和工作,我舍弃了一切。我有一个信条:当我工作时,我不要(对孩子)觉得愧疚;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时,我不要(对工作)感到愧疚。”

蒂尔曼认为,要在科研领域获得成功,“腹中之火”是主要因素,也就是伟大的抱负和强大的动力。多年来,她一直贯彻这一理念。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之初,她宣布,每周将有一天时间用于研究。

但这只是蒂尔曼的美好愿望。就任校长后,她认识到,科学是一个竞争高度激烈的领域,一周一天时间远远不够。她的实验室当时有20名成员,之后没再招收新成员。蒂尔曼坚持带领实验室内的博士

雪莉·蒂尔曼(见图)是杰出的生物学家,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杰出女生物学家”奖。她也是优秀的管理者,自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位女校长以来,领导学校年年雄踞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杂志美国大学排行榜榜首。蒂尔曼说,她一生对三件事情充满热情:科学、教育和妇女进步。



生完成博士课题,等待博士后找到新位置。今年,随着最后一名学生完成课题,她的实验室宣告关门。

## 校长 无心插柳

蒂尔曼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有点无心插柳的意思。2000年,她作为分子生物学家和学校基因研究中心前任负责人,进入普林斯顿一个专门委员会,寻找校长人选。其间,蒂尔曼的热情、谦逊、坦率和坚韧令委员会其他成员印象深刻。他们发现校长人选其实就在眼前。于是,蒂尔曼于次年走马上任,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50多年以来首位女性校长。

从实验室到校长室,蒂尔曼面临着角色转化。她说,科学家需要“深挖井”,而校长则需要“广铺路”。她还说:“就某种程度而言,管理一个实验室就是管理一座大学

的小型模拟。管理学校包含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岗位上,为他们提供所需资源做好工作。”

普林斯顿大学虽然是一所历史悠久、著名高校,但从学生人数上看似乎可以说是一所“袖珍大学”,目前在校本科生仅5000名左右,硕士生和博士生2000多人。

蒂尔曼觉得,规模不大,学科不全,正是普林斯顿的优势所在,学校因此可以开展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对话。譬如在蒂尔曼创建的基因学院,一、二年级的学生除了生物学之外,还需要学习化学、医学、计算机。

蒂尔曼说:“正因为不需要什么都做,我们才能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,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,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。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。我们认为,小就是一种美!”

在蒂尔曼的带领下,普林斯顿

大学在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杂志的美国大学排行榜中,或独占鳌头,或与哈佛大学并驾齐驱,年年占据榜首。卡内基学会名誉主席辛格如此评价蒂尔曼:“她对普林斯顿的领导,正如她在科学领域的领导一样,表明她不仅勇于提出难题,而且勇于想办法解决问题。”

## 女性 提升地位

身为女性,蒂尔曼切身体会到科学领域对不同性别的差别对待,因此她致力于提升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地位。她总结自己的斗争成果说:“目前还很难宣布胜利。”

蒂尔曼认为,大学应该教导女性为科学而争辩,并且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“真理越辩越明,因此你必须具备辩论技巧。而女性一般不愿参与粗鲁的、混乱的科学辩论,所以我们要让她们习惯辩论。”

担任校长以后,蒂尔曼组建了一个专责小组,调研女性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能力。她还承诺为招收和保留女性科研人员提供更多资源。她正在逐渐兑现自己的承诺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调查显示,常青藤联盟学院中,普林斯顿大学是唯一一缩小男女教授薪资差距的学校。

蒂尔曼先后任命4名女性担任学校高层主管,而这几个位置原来都由男性把持。有人批评蒂尔曼,此举是“以性别为基础的断然举措”。

“多年前,我就说过,等我退休以后,我将成立一家公司,雇佣退休人员,专门为职业妇女提供服务,譬如等候修理工上门,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。”蒂尔曼说。黄敏

## 相关链接

在全美高校中,目前女性校长约占23%。在8所常春藤联盟学院中,已有一半校长为女性。除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蒂尔曼以外,其他3位女校长分别是哈佛大学的福斯特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特曼和布朗大学的西蒙斯,麻省理工学院在2004年任命霍克菲尔德为建校以来第一位女院长。

今年59岁的福斯特是哈佛大学的第28任校长,也是该校371年历史里任命的第一位女校长。她是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位终身院长,此前从未领导过大型学府。但哈佛大学负责挑选校长的专门委员会认为,她是一名优秀管理人员,拥有卓越的人际处理能力。

福斯特意识到她出任哈佛校长的意义。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:“我希望我的任命能成为一个机会均等的象征。这是上一代人难以想象的事情。”

布朗大学的西蒙斯除了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之外,还是第一位执掌常青藤大学的非洲裔美国人,曾被《新闻周刊》评为风云女性。

此外,现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女生人数已超过历史水平。2006年,美国高校56%的本科生是女生。她们无疑将成为下一代女性高校领导人的强大后备力量。

## 美国常青藤名校女性执掌半边天

在死亡边缘坚强寻找“自主”

# “重拾躯壳”的英剧作家史密斯

## 过去好时光

奈杰尔·史密斯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,毕业后成为伦敦一家报纸记者。后来,他来到纽约,依靠自己的文学功底和幽默性情,以撰写喜剧剧本为生,几年后又返回伦敦,在一家电视台担任喜剧剧本审读。

随着对剧本写作的驾轻就熟,史密斯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展至节目制作和挖掘新人。一个由他担任制作人的“喜剧节”大获成功,史密斯也因此被卡尔顿电视台“挖”走,担任喜剧节目部负责人。

2001年11月原本预示着史密斯的美好生活将更上层楼——他与别人合写的剧本被英国广播公司看中,更重要的是,他的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

然而,突如其来的左半身麻痹让所有美好戛然而止。

## 大病初来袭

史密斯在新出版的《我想我出问题了》一书中,以幽默笔调回顾了他抵抗疾病的过程,同时包含了他对英国医疗体系的观察。

2001年11月14日,史密斯来到一家诊所,告诉一名临时代理的医生,自己感到舌头发麻,左脸、左手手指和左脚的左半部分也有相同感觉。这名医生除了彬彬有礼、面带微笑以外,没给他什么建议。

史密斯回家查阅资料后发现,自己的症状和一种典型神经疾病很像,那是一种脑部疾病。妻子催促他赶快到医院检查,但他心情低落,回到卧室倒头便睡。

如果你看到一个人,肺部无法自主呼吸,舌头麻木无法讲话,喉肌无法收缩,只能依靠胃管进食,注射吗啡过量不断出现幻觉,你也许会想,这人死定了。

但你错了,英国剧作家史密斯(见右图)经历了这一切,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,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。



不过,第二天发生的事让他不得不改变主意:他早上一起床就摔倒了,不仅走路困难,而且头晕眼花,开始呕吐。

史密斯来到克伦威尔医院,接受核磁共振检查。结果显示,他大脑中连接指令和行动的关联神经出现问题,甚至可能危及呼吸、心跳等重要生命行动。后来,他的症状果然又有进一步发展:舌根和喉部肌肉麻痹,无法吞咽食物;肺部停止收缩扩张,不能正常呼吸;脑部因受到吗啡刺激而出现幻觉和昏迷;自由行走更成为奢侈之事。

“我每次想‘这回情况不能再坏了吧’,可谁知它总有办法变得更糟糕。”史密斯回忆说。

## 病榻悟人生

史密斯说,他能走出医院返回文坛,是得到一件事的“拯救”。

一天晚上,史密斯发现对床病人来回翻腾,将被褥铺盖都踢到地上。史密斯头部无法动弹,只能轻声呼喊。护士们终于进来,他把对床的“丑态”告诉她们,她们呵呵笑起来。一个护士对他说:“别担心,你的对床过去也见过你整夜乱翻腾。”

史密斯说:“这时,忽然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。我发现,一个人在医院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你必须为赢得尊严而战。你必须明白,身体不过是个包裹着你我的躯壳,它会出毛病,会呕吐、出血、大小便失禁、失去控

制甚至崩溃。你必须学会放手,同时丢弃放手带来的恐惧。这个想法拯救了我,我找到了真实的自我。这是我的身体,我能管好它。”

入院5个月后,史密斯来到康复中心“重拾躯壳”。他发现,“残疾和一般病症的区别在于,你永远不能自主。我坐在轮椅上,自己弄不动自己,身边总要有人看着,不能自主”。为了寻找“自主”,史密斯坚持丢开轮椅训练,最后他成功了,现在仅靠一根拐杖就能行走。

在漫长的恢复期中,史密斯没有停止思考。他写了一本新书,还构思了一部新连续剧,主角是一个昏迷的病人,灵感来源就是他在医院的见闻和感想。

## 笑对未来路

6年过去了,史密斯与死亡擦肩而过,现在的他,气色看起来非常不错。“为了让生活正常起来,我需要重新开始工作。”史密斯说,“如果不想让别人把你当成残疾人,那你自己就不要表现出残疾来。我最佩服的是那些终生残疾的人,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战斗。”

史密斯也在“战斗”,他的身体至今依然感到麻痹和疼痛,也出现过几次危险状况,但他拒绝回到医院。他说:“我不喜欢医院,可如果有人认为我会因疾病而放弃生命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谈及近况,史密斯仍然不失幽默。他说,自己现在过马路时常有好心人前来搀扶,“有一个流浪汉硬要往我怀里塞钱,因为他觉得我看起来比他更惨一点”。韩墨

## 冷眼描写医院「趣事」

史密斯在新书中以他惯有的幽默诙谐记下一桩桩“趣事”,不乏对英国医疗系统的讽刺。

史密斯讲述一次点滴的经历说:“一群抱着剑桥腔的年轻医护人员来给我打点滴,他们都有一双颤抖的手。10分钟过去了,针依然没有扎上……屋里人来人往,不时听见我妻子无意发出的惊叫。最后,一名来自西印度群岛、养了6个孩子、显然过度操劳的中年女护士出现了,她一下就把针扎好了。”

史密斯由此“总结”说:“记住,除了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过度操劳的中年女护士,千万不要让任何人拿着针头接近你。”

史密斯后来被转到“高危病房”。他写道:“为了确定我是否还活着,顺便填满她们的数据表,两名菲律宾护士不分昼夜,每隔两小时就进来查房,测血压、量体温……此外,每次我还要回答她们同样的问题:你叫什么名字?你这是在哪儿?英国首相是谁?”

“现在已是凌晨,我受够了。于是我回答她们,我叫托尼·布莱尔,我住在安全机关的监狱里,首相是一个外星来的骗子……从那以后,护士每一小时就进来一次。”

他最后写道:“凡是在医院住过一段时间的人,大概都不会再把护士和天使这类幻想联系在一起。”